

直觉与逻辑的统一:宗白华“散步美学”方法论

向天渊

(西南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重庆市 400715)

摘要: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具有雍容、灵动与洒脱的学术风格,这种风格被称为“散步美学”;散步美学的主要方法论特征是直觉与逻辑的统一,在对 中国艺术意境的描述与阐释中,宗白华具体而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这一方法之所以出现在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中,主要是因为宗白华不仅有丰富的东西方艺术体验与修养,而且还有将东西方文化与艺术“渗合融化”的理想、视野与实践。让人怅惘的是,散步美学的方法虽令人向往却无从摹仿。

关键词:宗白华;散步美学;方法论;直觉;逻辑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3-0170-05

一、“散步”:宗白华美学研究的方法与风格

1981年的5月和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台湾洪范书店先后出版了宗白华的美学论文选集,分别命名为《美学散步》与《美学的散步》。几乎相同的书名,准确地把握和揭示了宗白华美学研究的独特方法与风格,这种方法与风格被称之为“散步美学”。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散步’,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的自我写照。在‘美学的散步’中,也分明呈现了宗白华美学思想的风格。”^{[1]231}“‘散步’标明了宗先生美学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一方面是方法上的,另一方面是境界上的。”^{[2]767}

宗白华1957年在《新建设》上发表《美学的散步(一)》,作为他拟写的“美学散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该文“小言”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3]284}从这一段平和的议论中,可以发现宗白华给自己的美学研究所设定的理想境界,即将直觉领悟与逻辑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

实际上,宗白华早年就对直觉与科学、逻辑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思考。作于1919年的《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直觉本无害,惟偏于直觉而无科学分析眼光,

就有弊了。直觉本是世界一切大理论大思想产生的渊源,不过直觉之后要有实际的取证,不可流于空论玄想,我所以反对的是纯粹直觉主义,不是反对东方伟大的直觉才能。”^{[4]103}

宗白华的这种认识,不仅仅在于告诉我们,他对“纯粹直觉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东方“直觉才能”的赞赏,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了一种开明的沟通中西的文化观念与学术思想,而他的实践正向我们展示,直觉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与方法,在美学、艺术研究中所能够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直觉与逻辑的统一:“散步美学”的方法论特征

宗白华的美学论文具有非常突出的传统文论风格,往往用感性的文字提纲挈领地将对艺术意境的理解、领悟直接呈现出来。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他概括性地指出:“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5]431}更明显的例子是他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一文的第一部分“意境的意义”中这样来定义:“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6]358}

宗白华常常以古人的诗文说明自己的观点。古人的诗文往往是一些形象的直接呈现,读者必须通过

* 收稿日期:2009-12-07

作者简介:向天渊(1966-),男,重庆巫山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外诗学。

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西比较诗学发展史论”(2007SK177),项目负责人:向天渊。

再现这些艺术形象才能直觉性地领悟宗白华所要表达的观点与思想。比如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一文第四部分“禅境的表现”中,宗白华在论述艺术意境“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的三层境界的创构时,就首先引用了蔡小石《拜石山房词·序》中关于词的三境的论述,并在文中加上“按语”,以此点醒读者。蔡小石的这段话,具有非常突出的形象性与感悟性相结合的特征:“夫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白色妖露,积雪缟地,余霞绮天,一境也。(这是直观感相的渲染)再读之则烟涛涵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泳鳞出水,又一境也。(这是活跃生命的传达)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邈然而远也。(这是最高灵境的启示)”^{[6]362}类似例子在宗白华的文章中可谓俯拾即是。难能可贵的是,众多的引文并不给人以堆砌、阻滞之感,反而增强了文章的包容性与生命力,并与宗白华自己的行文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充分展示了散步出“灵境”的美学风格。

李泽厚在给《美学散步》所作的“序”中说:“宗先生谈话和他写文章的特色之一,是某种带着情感感受的直观把握”,“或详或略,或短或长,都总是那种富有哲理情思的直观式把握,并不作严格的逻辑分析或详尽的系统论证,而是单刀直入,扼要点出,诉诸人们的领悟,从而叫人去思考,去体会”^{[7]127}。这段经常被引用的话,对“直观把握”的概括与强调是恰切的、合理的,但否定宗白华文章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却有违客观事实,至少没能透过不作逻辑分析或系统论证的表面现象,发现宗氏文章的内在理路或逻辑系统。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散步美学”并不排斥科学分析。应该说,宗白华的文章中并不缺乏内在的逻辑推论。比如,从他对中国艺术的关注重心由“诗”而“画”(包括书法)进而“舞”的转移过程的发掘与描述,就可以看出他的艺术美学理论的最后形成,是具有逻辑体系的。因为,在他看来,“舞”中既包含着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也包含着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量、热情,表现了“宇宙意识”与“生命情调”相结合的最完美的艺术意境。同时,这种艺术意境理论,也体现了“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结合”。从理论架构上看,上述两方面应该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在宗白华看来,艺术只能透过“秩序的网幕”表现“生命的节奏”,把住“真理的闪光”!^{[6]365-366}

比较方法的自觉与自然的运用,也是其论述具有逻辑性特征的一个重要表征。他对“中国艺术意境”

根本特征的描述与分析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1943年1月,宗白华于重庆嘉陵江杨家滩滨创作了长论文《论中西艺术的写实、传神与造境》,其中,第一部分以《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为题发表于《中央日报》的《艺林》副刊,第三部分即是《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发表于《时与潮文艺》,后经修改发表于《哲学评论》第8卷第5期,即《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8]748,750}。由此可以看出,宗白华是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这一问题放在“中西艺术”的比较视野中进行考察与论述的。也就是说,他不仅将“意境”植入中国艺术、文化的丰厚土壤中,让它自己去生成、呈现如摩尼珠般的奇幻之美,而且还适时地将中国艺术意境与西洋艺术精神进行比照,以求在“借照”与“还照”中加深对中西艺术及其精神的认识与理解^[9]。

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这篇重要的文章里,根据不同行文的需要,宗白华又用“灵境”、“意境”、“艺术境界”、“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等不同的术语来指代“中国艺术意境”。虽然他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以非常明确的文字概括出“中国艺术意境”的基本特征,但细读全文,我们发现,他通过对艺术意境之诞生的描述与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了“中国艺术意境”的丰富内涵,其内在逻辑尽管比较隐秘但仍然是有迹可循的。

首先,他通过对人与世界不同关系的考察,将“艺术境界”置于“学术境界”(主于真)与“宗教境界”(主于善)之间,并明确宣称:“艺术境界主于美。”^①它是艺术家“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心灵心的反映;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6]358}。在对艺术意境之诞生给予宏阔描述之后,他进一步强调了在这一过程中“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相互交融渗透的特征,及其所“成就”的“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这就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

然后,他通过对王安石的诗、马致远的小令等具体作品的分析,指出“艺术的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的不同,现出种种色相,如摩尼珠,幻出多样的美”。细而言之,有“主气象”、“主幽思”、“主情致”、“主咏物”等等分别。但只要是“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情,同时也透入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

① 学术境界、艺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三者组成一个“真、美、善”的系统,在同期发表的《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中,他又指出:“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是‘美’。”(《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344页)显然,这些是与康德三个批判所构成的思想体系隐然相通的。

辟了新境”，并就此构成宗白华所谓的“意境”。

在对“意境”的构成给予了充分的揭示之后，宗白华还从“意境与山水”、“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禅境的表现”尤其是“道、舞、空白：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等几个层面，具体阐述了中国艺术意境经由“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所造就的心物相通、情景相融、虚实相应、动静相生等等特征。

就这样，全文围绕“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这一核心命题，将几个看似不相关的方面整合在一起，其内在理路应该说是明晰而通透的。不过，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宗白华在具体行文中承续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的话语策略，注重以直观、形象、诗意的方式传达出自己对艺术创作与鉴赏的真知灼见，给读者以充分的美的享受。

冯契曾将宗白华的艺术理论与朱光潜“情趣与意象相契合”的境界说予以比较，在承认二者颇具相似性的同时，指出宗氏更重视意境的理想性，对意境的多样性有所忽视，朱氏则相反，重视意境的多样性而忽视了意境的理想品格^{[10]458-459}。这种说法不尽合理，朱氏关于中国古诗三步骤的区分，并以陶渊明的诗作为情景吻合达到登峰造极之标志的观点，就包含着对意境理想品格的关注；同样，宗氏关于意境美有主气象、主幽思、主情致、主咏物的区别也包含着对意境多样性的理解。对理想性品格的强调，提升了艺术意境的格调。对多样性的关注，则不仅丰富了艺术意境的内涵，还表明论者能够运用演绎与分析的科学方法。透过这种理想品格与多样性相统一的意境理论，我们可以说，宗白华与朱光潜一样，在美学研究中，不仅注重现实性与理想性两种品格，而且还将直觉性与逻辑性的方法恰切地结合起来。

正是直觉把握与逻辑分析的统一，才使得《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整篇文章犹如一条精致的项链，给颗颗美丽的珍珠灌注了生气与活力，显出气韵生动的美，达到形式与内容高度契合的境界。这种境界也是与他极为欣赏的“魏晋的思想家在清谈辩难中显出”的“活泼飞跃的析理的兴趣和思辨的精神”、“在辞约而旨达的‘析理’中”所概括出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11]309-312}息息相通的。

宗白华散步美学之所以能将直觉把握与逻辑分析恰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方法，并据此既形象又深刻地揭示出中国艺术意境的本质性特征，是与他融会古今东西的艺术体验与学术视野密切相关的。大体而言，相对于西方，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与艺术更具有鲜明的直觉与感悟特征；而相对于古代，现代文化与艺术由于受到科学思想的洗礼，更具有明显的逻辑性特征。

三、融会中西古今的艺术体验与学术视野：散步美学方法的成因

众所周知，宗白华是一位美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耽于幻想、热爱大自然，中学、大学期间曾学习德文，深受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哲学的影响，后来又去欧洲留学近五年，学习美学与哲学，回国后长期教授哲学和美学，并与文艺界、学术界保持密切的交往。这样的经历使得宗白华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文化与艺术修养，这种修养既是诗人的，也是学者的，既是感性的，也是思辨的。以如此丰富与深刻的学养从事艺术与美学研究，必然会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境界。

不可否认，宗白华的文章所涉及的艺术门类与作品主要是中国传统的诗、书、画以及音乐、舞蹈等，他所凭借的思想资源也主要来自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宗白华的美学思想、艺术理念又是现代的，不仅适合对中国传统艺术做出合理、深刻的阐释，而且能够超越民族与时代的限制，具有强烈的普适性特征。宗白华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具有宽阔、深邃、融会中西古今的艺术体验与学术视野。

关于艺术欣赏、体验与宗白华的文学创作与美学研究之关系的问题，他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1921）、《我和诗》（1923）、《形与影：罗丹作品学习札记》等文中曾有描述与评论；彭锋也曾记述解放后在北京，“宗先生常常拄着拐杖，挤公共汽车进城，饶有兴致地参观展览。就是在北京人看来已经十分平常的一些古典园林建筑中，宗先生也常常能从中看出新的意味，以至于流连忘返，心中充满无限的喜悦”^{[2]767}。此外，由于深受留学德国时的老师、强调美学研究者应该重视艺术欣赏的著名美学家德索的启发，宗白华也始终十分重视艺术欣赏与体验在美学研究中的巨大作用^{[1]234-235}，在晚年为《美学向导》一书所作的“寄语”中，他发表了与德索类似的看法：“学习美学首先得爱好美，要对艺术有广泛的兴趣，要有多方面的爱好。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艺术的创造与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2]607}由于篇幅的原因，对此我们不做进一步的分析。这里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分析中外古今的文化思想与艺术观念，是如何让宗白华在对“中国艺术意境”的描述与阐释中，将直觉与逻辑统一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散步美学方法的。

（一）东西文化“渗合融化”观

1980年12月，在全国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宗白华首先强调的就是“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他说：“中国美学有悠久的历史，材料丰富，成就很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美学。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

点。”^{[13]592}应该说这既是他几十年美学研究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终身坚持的“东西文化渗合融化观”在美学研究上的具体体现。

早在创办《少年中国》时期,宗白华就有明确的中西文化比较与融合的思想。在1919年8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上,宗白华发表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文中说:“现在西方城市文明已经发达,我们东方的森林文明久已堕落,现在我们的责任,首在发扬我们固有的森林文明,再吸收西方的城市文明,以造成一种最高的文化,为人类造最大的幸福。”^{[14]37-38}

在《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1919)中,受到进化论思潮影响的宗白华对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之关系发表了这样的看法:“社会组织时时在迁流中,社会文化亦时时在变动中,社会如体,文化如衣,体态若变,衣形自更,所以自古以来没有长恒不变的社会组织,也没有永远守旧的社会文化。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都是人类体合自然环境而创造的,时代变迁了,环境改易了,社会的组织与文化都要革故呈新,才能适应,才能进化。”^{[5]99}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宗白华提出了创造“少年中国的新文化”的宏大理想。他说:“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5]102}

1921年9月1日,《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发表了留德学生成立中德文化研究会简章,发起人中有宗白华,该简章有建构各国各民族互相了解与同情的第三种文化,使东西文化结婚的观点^{[8]711}。这种观点与宗白华中西文化的“渗合融化”观是相通的。宗白华以宽广的学术思想视野,把握住了中西互动时代的文化语境,提出在中西会通中创建新的文化精神的方法与理想,并且终生将这种设想付诸具体的实践,即企望通过揭示中国艺术意境的根本特征,审美地建设中国文化的新的精神。

就艺术的创造与原则而言,宗白华在《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1932)中也发表了融会中外古今的理想:“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艺术则给与西洋美学以‘生命表现’和‘情感流露’等问题。而中国艺术的中心——绘画——则给与中国画学以‘气韵生动’、‘笔墨’、‘虚实’、‘阴阳明暗’等问题。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表现,而综合全

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15]43}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宗白华的东西方文化渗合融化观,自觉地超越了“沟通、调和”的比较观,他的比较研究是为着真理而进行的,因此,在他的论文中很少见到为比较而比较的现象,比较只是手段,从来不是目的,读他的文章总是给人以“得真理而忘比较”的感觉。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创造性的境界,是与他早年就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比较观密不可分的。在1919年11月27日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一篇短文《中国的学问家——沟通——调和》中,宗白华就批判了那些“只有在书本上寻找各家学说的相互关系,替他沟通调和,从中抽出些普遍真理来做成一个学说的系统”的学风,提倡“只要为着真理去研究真理,不要为着沟通调和去研究东西学说”的研究方法^{[16]112-114}。

(二)中国古代哲学“生命的体系”与西方近现代“生命哲学”的融合

1930年,宗白华在《形而上学提纲》中,明确标示出西洋哲学的“唯理的体系”与中国哲学“生命的体系”的区别,并试图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生命的精神与西洋中古哲学史中之基督精神之比较”^{[17]631}。

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美学理论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巨大影响,虽然儒、道两家都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但二者所谓之“天”却有重大区别,儒家之“天”主要指人伦之天、人格之天、精神之天,道家之“天”则主要指自然之天。就中国艺术的总体精神而言,主要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宗白华早年将中国艺术“气韵生动”精神的哲学根源归结于老庄提出的“道”、“虚”、“自然”等思想,1934年发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开始将“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的“根基”归结为《周易》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的“动”的精神。因此,这里所谓的“天人合一”,是指将“人”的生命意识融入到“天”(自然)之中,从而消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甚至对应关系,让整个宇宙都笼罩上绵密的生命意识。这种主客统一的思维与生存方式,给中国文学艺术提供了强大的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这也构成了与西方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的明显区别。但是,到了19世纪末,当东、西方文化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到顶峰之后,都开始反思自己,并从对方那里发现了自己所欠缺的因素。于是,东方走上了寻求理性的道路,而西方则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理性或非理性思潮。宗白华所谓东方哲学的“生命的体系”自然也成为西方近现代哲学所追求的目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克罗齐的“直觉理论”等就与中国古代的

生命哲学存在着诸多相通之处。^①

20世纪20年代初,宗白华留学德国时,就对他称之为“东西对流”的文化风气有着切身的体会:“德国战后学术界……风行一时两大名著,一部《西方文化的消极观》,一部《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现在中国也正在做一种倾向西方文化的运动。真所谓‘东西对流’了。”^{[18]320}宗白华所崇尚的“生命情调”,不仅很好地将中国与西方、古典与现代融合了起来,而且也与东西方文化大河改道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把握住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时代脉搏。

(三)“外师造化”的宇宙意识与“中得心源”的生命情调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两句话,是唐朝画家张璪论画的名句。张璪善画松石,但不是为了写真,而是通过松与石表现士大夫的内在精神。这两句话高度概括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宇宙意识”与“生命情调”的统一。在《意境·序》中,宗白华明确指出:“当我写这集子里一些论艺小文时,张璪的人格风度是常常悬挂在我的心眼前的。他的两句话指示了我理解中国先民艺术的道路。”^{[19]1-2}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宗白华再次强调说:“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他不是一味客观的描绘,像一架照相机的摄影。”^{[6]366}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他特别赞赏“晋人的美”,究其原因,在于“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也就是说,“晋人的美”也一定程度地体现为“宇宙意识”与“生命情调”的统一。宗白华的诗意人生也将这二者很好地统一了起来,只不过,宗白华对“生命情调”这一方面更加珍爱,从而建构起了颇具影响力的“生命美学”的体系。而这一体系,正是宗白华散步美学的结果,这也正印证了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宗白华的话:“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

正是这种古今东西的艺术修养与学术视野,促成了宗白华在对“中国艺术意境”的研究中将直觉把握与逻辑分析、感性体验与理论思辨结合、统一了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方法,其结果使得“散步美学”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其雍容、

灵动与洒脱的学术境界,虽令人向往却无从模仿。对此,我们在满怀敬佩与景仰的同时,是否多少也有些无奈与感伤?

参考文献:

- [1] 王德胜. 散步美学:宗白华美学思想新探[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 [2] 彭锋. 漫步于未名湖畔的美学老人——宗白华[G]//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 萧超然,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3] 宗白华. 美学的散步(一)[M]//宗白华全集:第3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4] 宗白华. 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M]//宗白华全集:第1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5] 宗白华. 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M]//宗白华全集:第2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6] 宗白华.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M]//宗白华全集:第2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7] 李泽厚. 宗白华《美学散步》序[M]//李泽厚十年集:第4卷.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8] 林同华. 宗白华生平及著述年表[M]//宗白华全集:第4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9] 向天渊. 也谈宗白华美学、诗学研究的启示[J]. 福建论坛, 2007(8):90-93.
- [10] 冯契.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11] 宗白华. 清谈与析理[M]//宗白华全集:第2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12] 宗白华. 《美学向导》寄语[M]//宗白华全集:第3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13] 宗白华. 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M]//宗白华全集:第3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14] 宗白华. 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M]//宗白华全集:第1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15] 宗白华. 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M]//宗白华全集:第2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16] 宗白华. 中国的学问家——沟通——调和[M]//宗白华全集:第1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17] 宗白华. 形而上学提纲[M]//宗白华全集:第1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18] 宗白华. 自德见寄书[M]//宗白华全集:第1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19] 宗白华. 《艺境》序[M]//美学与意境.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he Unity of Intuition and Logic

——The Methodology of Zong Baihua's Walking Aesthetics

XIANG Tian-yuan

(Center for Chinese Poetics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① 宗白华生命美学的特征及形成的原因,可参看彭锋《宗白华美学与生命哲学》(《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陈望衡《宗白华的生命美学观》(《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萧湛《生命·心灵·艺境:论宗白华生命美学之体系》(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Abstract: Zong Baihua's aesthetics research is of graceful, intelligent and natural scholarly style, which we call "Walking Aesthetics". The main methodology feature of Walking Aesthetics is the unity of intuition and logic. Zong Baihua uses this method concretely and adeptly in the description and expounding of Chinese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main reason that this method appears in Zong Baihua's aesthetics research is that he has not only abundant artistic experience and mastery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but also the dream, vision and practice of melting and combining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But what makes people disconsolate is that it is hard to imitate the method of Walking Aesthetics despite its charms.

Key words: Zong Baihua; Walking Aesthetics; methodology; unity of intuition and logic